

意见陈述书

——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难忘“五·三”灭顶之灾——

2008年3月26日

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 部

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区蔡家石堡22号11-1
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要求赔偿诉讼原告鞠天福

1. 我叫鞠天福，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、幸存者，也是重庆大轰炸的见证人。1932年7月3日出生在重庆南纪门韩府三堂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，今年75岁，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渝中区人。
2. 在我出世不久，就搬到本市的商业场住家，我祖父开了一家名为“炳森堂”的工艺店，有专门的工艺作坊，制作各式各样的工艺品，同时承接装裱、收售字画和文房四宝等。祖父鞠国桢（生于1871年）、伯父鞠正清（生于1889年）是本城闻名的工艺师傅。伯父的养子鞠天生（生于1922年）和祖父、伯父一起工作。当时，生意兴隆，加之父亲在邻近西四街向寰球电影院投了资，也在此工作，年俸不薄，生活富裕，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。
3. 1938年初，日本飞机首次轰炸了重庆广阳坝飞机场，并且常有日机在邻近骚扰，人心惶惶，店铺生意冷落，城区民众开始疏散。我祖父鞠国桢、伯父鞠正青、堂兄鞠天生留守店铺住宅，父亲鞠正文在电影院不能离开。给工匠、女佣们路费，让他们暂时回原籍。我们家中我与祖母、母亲、伯母和三岁的弟弟，为躲避轰炸，购买在离商业场店铺2、3公里的郊区南岸玄坛庙玉亨井小院暂居。那里我入学玄坛庙小学。最初，日机临空，大家并不在意。日机临空纯属侦察，没有投弹，不知厉害的家人，依然过着普通的日子。有大胆的人竟在没有掩体的地方数日机的数量。自1938年国民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后，日本就确定了轰炸重庆的战略计划，轰炸开始，并逐渐升级加剧。

4. 1939年5月3日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这巨大的震撼，给我烙上了永远也抹不掉的回忆。那天中午，我背着书包刚出门不远，就听到警报声响起，急忙返回家中，家人还在用午餐，大家放下碗筷，像往常一样带上包裹一起到屋外后面的半山腰，只有一公尺深的石崖内，挤在一起。眼望对岸美丰银行楼顶挂着的红球已落下，说明敌机即将临空，敌机嗡嗡声已由远到近，这次都被吓呆了，日本飞机像一片黑压压的鸦群布满上空，敌机一批又一批俯冲轮番狂轰滥炸。我们个个惊吓恐惧得目瞪口呆，不间断随着火光传来对岸剧烈的爆炸声，三岁弟弟吓得不停地号啕大哭，爆炸声、啼哭声，惹得母亲心烦，母亲骂他“哭丧”，用手去捂弟弟的口，祖母又骂母亲，一家人烦躁不安。遥望遮天蔽日的火焰和浓烟罩着整个山城，仿佛整个城市都在爆炸，整个城市都在燃烧。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家、我们的亲人，全完啦！从未有过如此精神上的强烈刺激，这极度的恐怖，使我们都吓得浑身发抖、脸青面黑。

5. 当时日本媒体“东京朝日新闻”在昭和十四年（1939年）5月4日的报导也承认了这天日军对重庆大空袭，使用了“巨型炸弹”、“倾泻”、“弹雨”等形容字句，称“日本空军三日下午空袭重庆，向排列在扬子江北岸的该城市中心区……降下了弹雨，因轰炸各处发生火灾，支那方面损失严重……”扬子江北岸的该市中心区，就是我家受害的商业场、西四街这一带。5月3日这天，是日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最猛烈的一次。据我国史料记载“有19条街道被炸成废墟，41条街道成为一片火海”、“繁华的商业场一带几乎全被炸毁”、“西四街等地中弹被炸”。

6. 那天，我们好不容易挨到解除警报。次日是五月四日，又经历了同样的狂轰滥炸。我们家找钱养家的亲人，我们的店铺房屋财产，都在日机连续不断狂轰滥炸的城内，堂兄已多日未过江互报平安了，一家人饭咽不下，觉睡不稳，祖母整日闭目捻着佛珠，不停地说：“只要人活着，房屋财产还可以挣回来。”我们几天不说一句话。

7. 几天后，父亲蓬头垢面的回到南岸的家中，由此大病一场，他告诉大家“戏院遭炸了，店铺和家被炸得精光。”为什么几天后才回来？一是因为敌机连续轰炸，二是被炸现场被军警防护团封闭，不准入内。据进入的人说：里面正在清理，清出的贵重物品集中一处，对烧焦卷缩的尸体和残肢，两人抬一大箩筐，戴着大口罩，一筐一筐抬着堆放在一起，惨不忍睹，无法辨认。待解除封闭，父亲去我家住址处时，只是一片瓦砾和一摊摊污水。

经四处寻觅打听，祖父、伯父、堂兄三人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不知残肢中哪个是他们？多亏父亲跑到后伺坡洞中躲避，才幸免于难。祖母、伯母闻言就昏厥过去。三个亲人尸骨难收，是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生最悲惨的结局。

8. 次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伯母抱着侥幸心理，要我陪着她乘小木船过江寻亲人。正如父亲所述，到处一片焦土，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、满目疮痍，沿途仍有个别未及收殓的尸体横七竖八在街头，伯母要都仔细过目，电线、树枝上挂着人的肠子、人的残肢和破布，污水四处流淌，脏味、尸臭气息令人作呕，沿街行人都掩鼻而泣，哭泣声、叫骂声、喊爹喊娘声，凄厉悲惨，伯母悲不欲生：“天福，我不想活啦！”头向残壁撞去，我拼命地抱住她：“伯妈，我们快回南岸去！”此时此境，使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我的三个亲人，也随着无人认领、无法辨认的死难者，运到郊区集中掩埋，尸葬万人坑。据当年埋尸人，而今已 90 岁的刘吉祥老人的讲述：“5·3、5·4 和大隧道惨案后，尸体被成百上千地运来，高高地堆在河边，一群狗跑去撕咬，肠子扯得到处都是。天气热，尸体腐烂得快，有些抬尸人将尸体丢在沟里，上面洒一层土，一下雨，这些尸体露出，又被狗啃着吃，惨得很……”

9. 日机 5 月 3 日、4 日轰炸重庆，是有计划有准备的，将目标选定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区域，这里既无军事设施，也无军事工业，仅有成片的平民百姓住宅、学校、商店。日军带着明显的大屠杀、大毁灭的意图，使用了最先进的爆炸弹、凝固汽油弹和机枪，杀伤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、烧毁百姓财物，5·3、5·4 两次大轰炸，炸死 3991 人，伤 2323 人，炸毁房屋 4761 间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被敌机轰炸长达五年半之久，也没有一个城市被敌机轰炸达二、三百批次。重庆有五、六十万人倾家荡产、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伤亡人数超过五万人。财产损失不计其数。一座美丽、繁华的大都市，顷刻间就变成恐怖的地狱。

10. 长达五年半的时间，我在长江（即扬子江）南岸亲眼目睹了北岸重庆城区遭受来自空中大屠杀、大毁灭的极致残酷，给平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。仅以我家为例，财产的损失和三代亲人的死亡，以往较为殷实，不愁吃穿尚称富裕之家。顷刻间一切丧失殆尽，而陷入极度悲伤无助，为买平价米糊口，家里可以说是当尽卖绝，我曾到菜市场拾菜叶佐食，断粮时，全家常以霉豆渣充饥。祖母、母亲忧郁成疾，因无钱治疗而死去。我至今仍忘不了，将重病母亲抬到加拿大梁正伦开的仁济医院求医，仁济医院并不仁济，住院费每日要两块银元，盘尼西林每针也是两块银元，我们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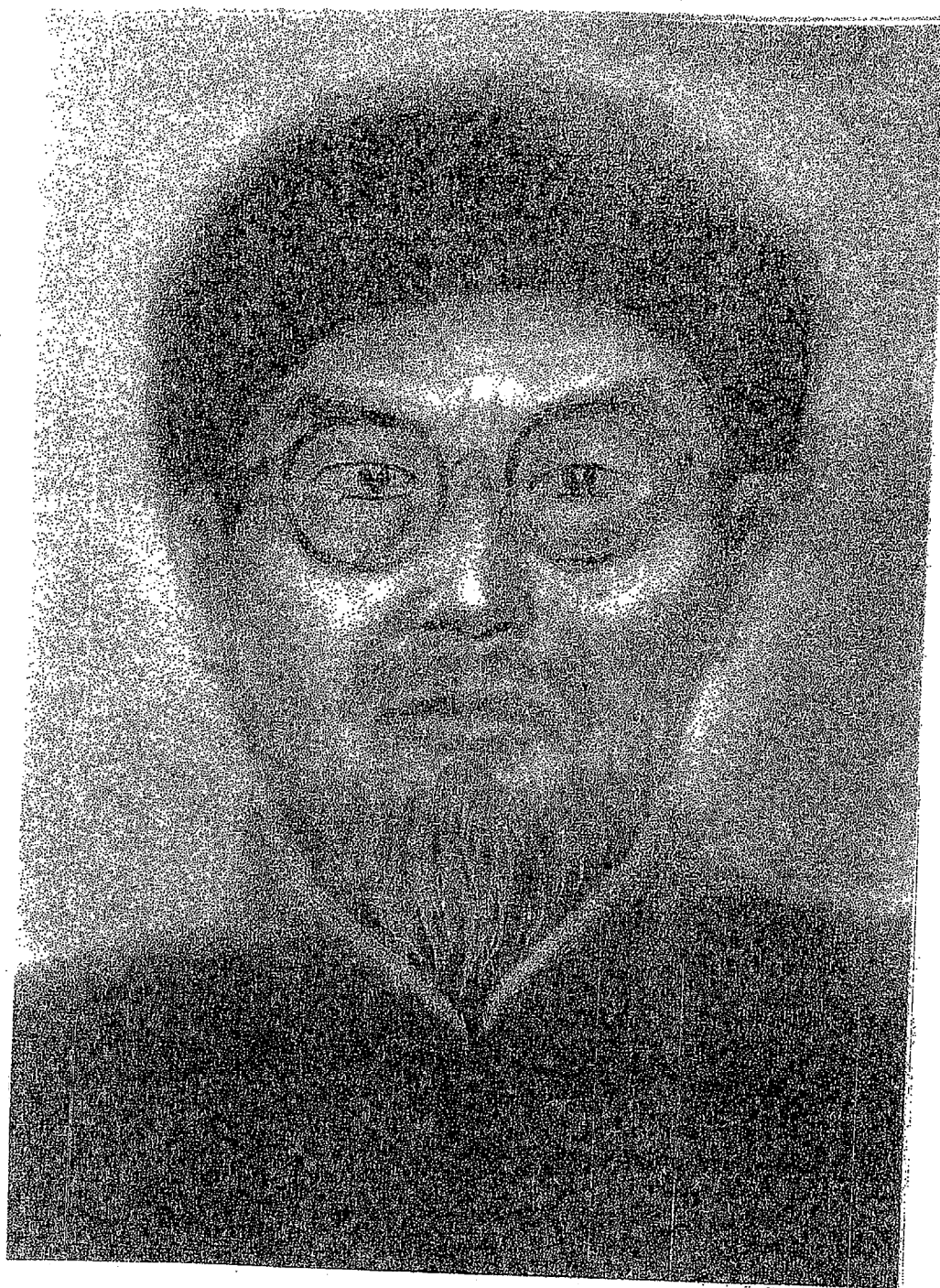
价米都买不起，哪来的银元？怎么抬去，又怎么抬回家？从母亲深陷的双眼挤出泪水，望出她的绝望，也看到全家人的无奈。三个弟妹也相继夭折，为躲轰炸，在南岸购买的小院，也一间间卖掉，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内，直到抗日胜利后，也无力搬回城内重建家园。为使子孙后代永记重庆大轰炸，造成我家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，将每年五月三日作为我家忌日。每逢此日，全家素衣素食，烧钱化纸，缅怀炸死和因无力医治而死亡的亲人。我妻赵凤娣，1935年7月3日出生在北京市海淀区。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不愿当亡国奴，丢弃家业，告别年迈的祖辈，由父母、小叔带着他们四个不满十岁的兄妹，冒着日军炮火的步步追逼，历尽苦难，长途跋涉，小叔在战火中丧生。最后逃到重庆，也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的煎熬。她家乡自沦陷后，财产丧失殆尽，亲人杳无音讯。这就是我的家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悲惨遭遇。

时至今日，每当见着失火或听到消防车警笛声，就紧张不已，脑海立即幻现大轰炸、燃烧、亲人挣扎的情景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

11. 日本与我国，长期以来，人民友好往来，文化、物资互相交流。但当时当权的军国主义者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执意要搞侵略扩张，对我国不断侵犯，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，以它最强大的空军力量，对不设防的重庆城市、手无寸铁的重庆人民，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血腥轰炸，造成重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带来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精神上的终生损伤。

12. 战争不仅给中国、给重庆人民造成灾难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希望重庆、东京大轰炸、广岛、长崎原子弹大爆炸的血泪史不要重演，让中、日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反对战争，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世代友好是我国民众的心愿，我们珍惜和平，希望世界和平，永无战争。同时，也要认清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，对中国的侵略，对重庆大无差别大轰炸的无理、无道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，要求日本国政府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谢罪和赔偿，是天公地道、理直气壮的正当要求，十分感谢有这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理解和支持。

鞠天福



祖父

鞠国桢(鞠炳森)

1871年12月13日生。

1939年5月3日轰炸时、在自家的住宅及店铺一体的房屋里被炸身亡。

当时68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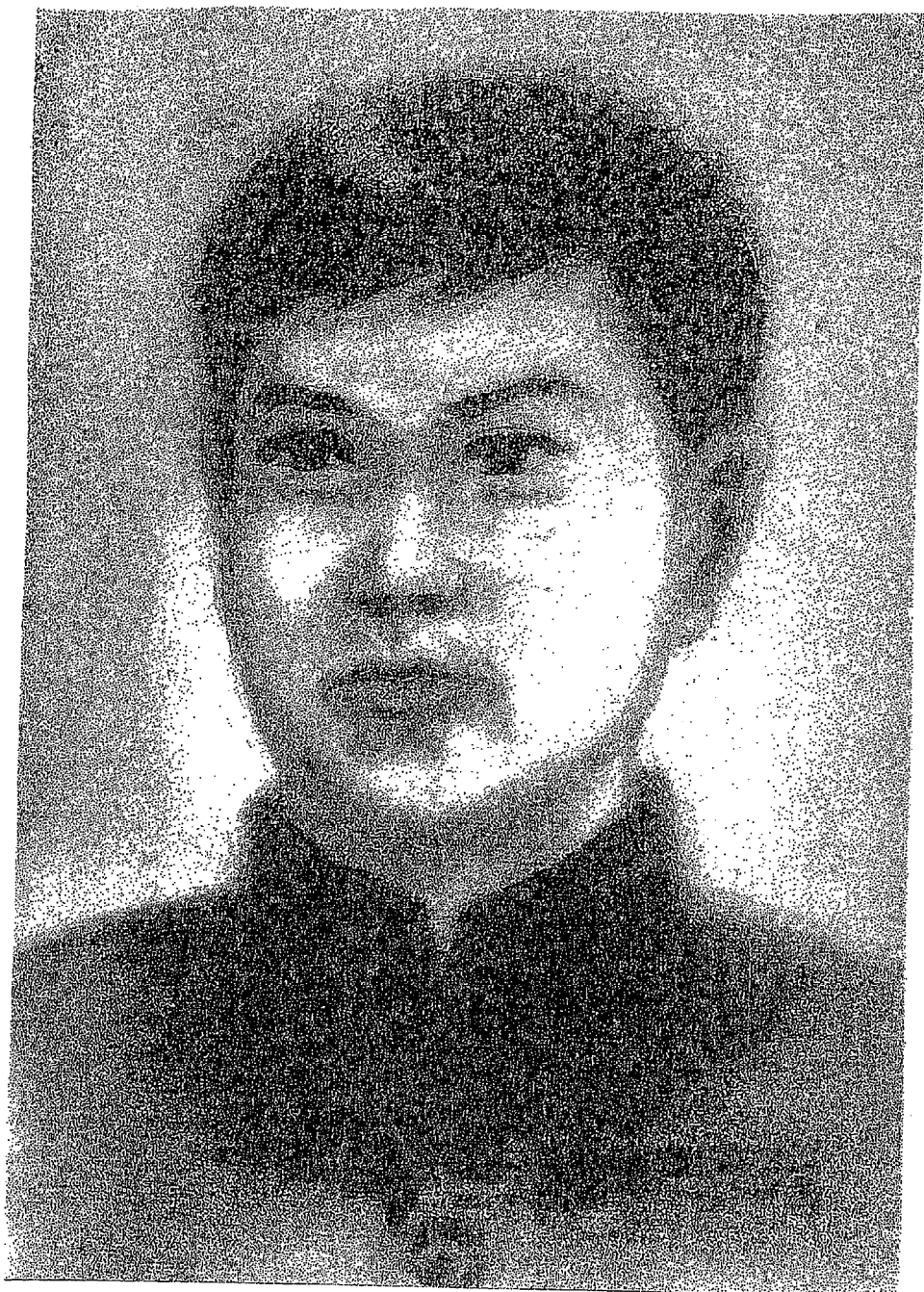
伯父

鞠正青(鞠南亭)

1889年5月8日生。

1939年5月3日轰炸时、在自家的住宅及店铺一体的房屋里被炸身亡。

当时49岁。



表兄

鞠天生

1922年1月20日生。

1939年5月3日轰炸时、在自家的住宅及店铺一体的房屋里被炸身亡。
当时17岁。

火持续燃烧了3天。

被炸地区的人们无法从火海里逃出、有的被活活烧死、也有的被压在瓦砾下压死。
尸体都被集中到一处、被堆积起来的尸体全部被烧成焦炭就连亲属都无法辨认。

大轰炸后的我家落魄不堪



上面的照片是我 3 岁时、与祖母、父母一起照的家庭合影(1935 年)。那时的生活非常富裕。另外 3 张是大轰炸后照的照片。当时的生活确实非常凄惨的。这一张与下一张照片有着天壤之别。



父亲:鞠正文(鞠西坪)

从电影院到伺后坡崖洞去避难后电影院被炸。父亲忍饥挨饿数日后回到南岸的临时住所。回来后就一病不起、失魂落魄的、在也无法工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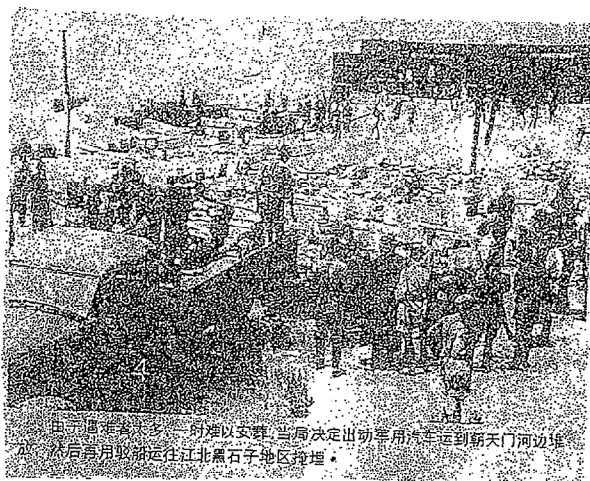


祖母:鞠陈仁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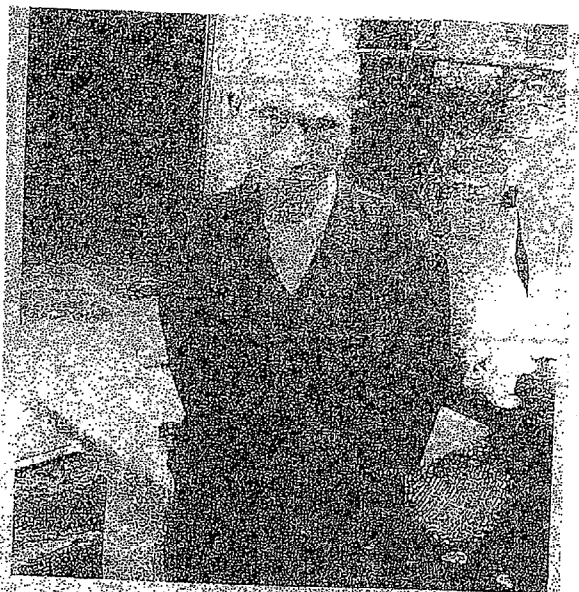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:陈文钦(鞠陈氏)

被炸前过着安稳的生活。被炸后以给他人洗衣·做鞋·织衣服来勉强维持生活。不久祖母·母亲就累病了、当时二人被送到医院但由于无钱医治不得不返回家中。那时家人处在绝望之中的痛苦记忆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祖母与母亲 1945 年上半年相继去世。当时祖母 69 岁、母亲只有 31 岁。



由于尸体太多，难以安葬，当局决定出动军用汽车运到朝天门河边，然后用帆布运往江北黑石子地区掩埋。



▲ 当年的埋尸人，86岁的黄树云

埋葬身分不明者的遗体的万人坑(遗体埋藏者的陈述)

遗体中也有我的3位亲人。

遗体被埋与白沙沱沙坝。后来遗体都被河水冲走了。

轰炸受害者真是可怜啊。

刘吉祥(黑石子村村民)

“重庆大轰炸”开始当时我才10岁左右。很多的尸体被运到了黑石子村。寸滩、黑石子、朝阳河的船都被召集到朝天门用于搬运尸体。尸体先被运到黄桷渡码头、那之后搬到我们与大石坝地区埋葬。5·3、5·4大轰炸及大隧道惨案后成百上千的尸体被运来。

尸体堆积的比河沿还高。有几只野狗把尸体咬破肠子等到处都是。当时路过的人都被动员搬运尸体。

即使那样人手还是不足。当时气温很高尸体很快就开始腐烂。尸体搬运人员把尸体抛入沟中然后添上土。等到大雨来时尸体又被冲到路面。那些狗再次撕咬尸体的场面惨不忍睹。

当时我们埋尸体的地方是重庆桐君阁制药场的社长所有的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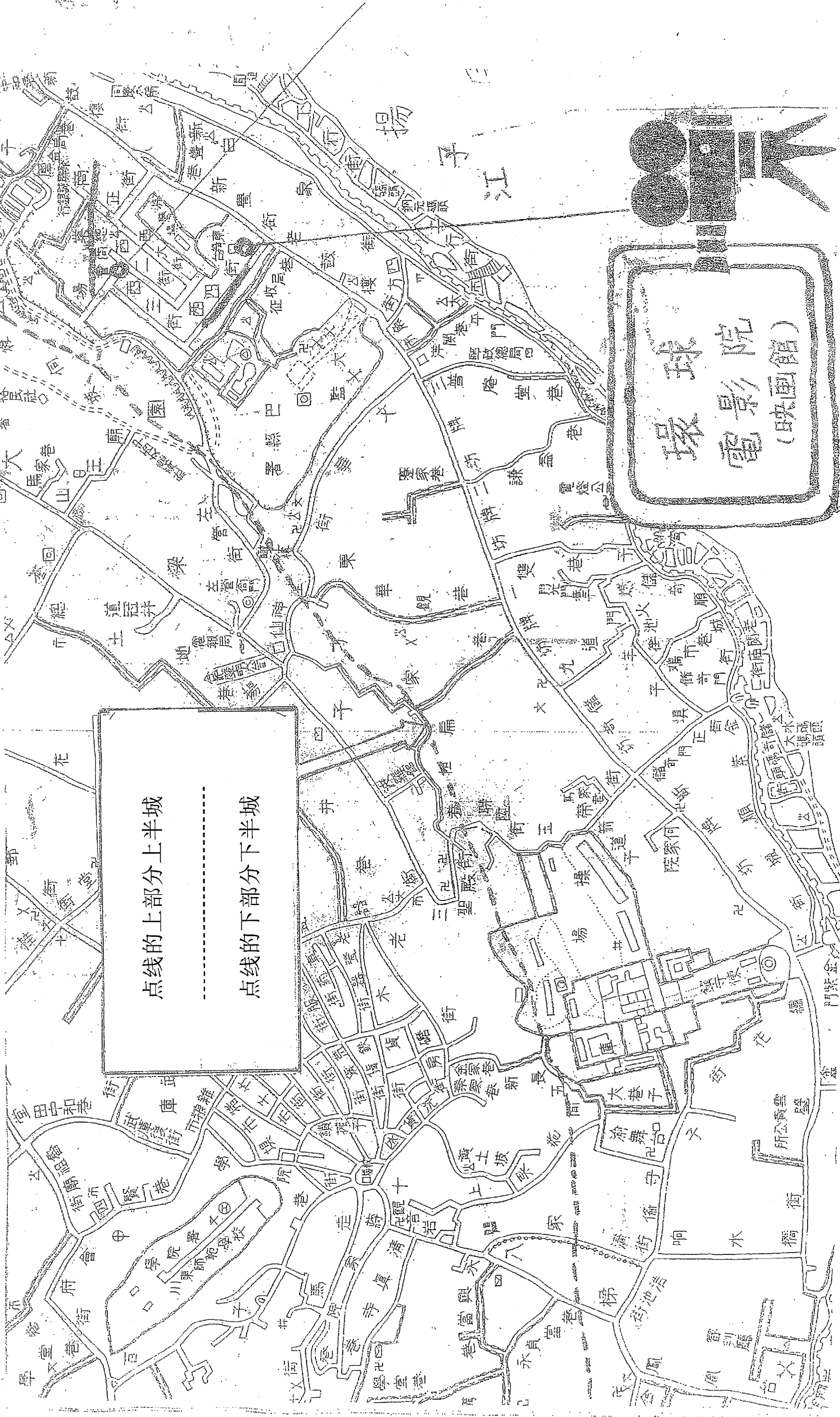
社长提供的埋尸的地方至今还清晰的记得、4个大坑每一个大坑能埋葬数十人。4个大坑中的1个离我的家不远。聂美德的家的下面。他家在从修房子时挖出了好多尸骨。

重慶市街圖

日本國陸地測量部 參謀本部

昭和十年十一月調製

(局部)



環球電影院
(映画館)